



我们仨 总要习惯一个人

《我们仨》



杨绛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、独特的笔法,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。之后,是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: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美国留学,并在牛津喜得爱女,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。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,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;战火、疾病、政治风暴,生离死别……

不论暴风骤雨,他们相濡以沫,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人生的庇护所。天上人间,阴阳殊途,却难断挚情。杨绛独伴青灯,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。她的文字含蓄节制,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,令读者无不动容。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,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。

《那个特别的疯子》



[美] A·F·布雷迪 著 赵说说 译
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

每个自以为正常的正常人,都深藏着一个疯子的灵魂,如果你不曾认出他/她,你也无法真正过好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找到心中那个特别的疯子,做一个轻松、自在、对得起自己的正常人。

心理医生萨姆疯了,可她自己还不知道。她以为自己无比正常且优秀,可以准确履行自己的天职,拯救每个深陷泥潭的人,包括那个棘手的疯子理查德。理查德聪明狡猾,坐过牢,杀过自己的心理咨询师,并对萨姆的精神沉默以对,毫不配合。萨姆仍拼尽全力走进理查德的精神世界,却被理查德映照出她疯狂而溃烂的内心,她的崩溃瞬间降临,人生几乎崩塌。就在她倍感绝望之际,理查德的一束心灵之光,将她引渡到了一个从未体验的人生入口……

《焚曲》



[美] 苔丝·格里森 著 林贤聪 译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爱到什么程度,才能为了保护他而牺牲全家的性命,恶到什么程度,才会做出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。《焚曲》是一部在情感、文笔和心理悬疑方面都十分出色的小说,会让读者忘掉一切,全心沉浸在它的双重叙事当中。一张旧乐的开启 开启罪恶与恋情的倒计时。一次演出后朱莉娅在罗马一家古董店买了本名为Gypsy的乐谱。在里面她发现一首乐名为《火》曲谱。当她弹奏这首曲子时,朱莉娅发现曲子的前半部分忧伤凄美,后半部分却将旋律带入了一个狂乱的首符漩涡中。危险也随之而来。她的女儿在她演奏的过程中杀死了家里的猫,接着又用玻璃刺伤了她的小腿……她的生活被卷入混乱的漩涡中……

那些不可触碰的秘密,如同撕咬灵魂的寄生虫,从未消失!

《总要习惯一个人》



19篇成长故事,25岁也有悲喜交织的人生。这一年做过的抗争,经历的幸福,这一年发生的变化和行走过的地方,蕊希用全部的真心与赤诚将这本书完成。蕊希在序言中写道:我知道,我们一定有着不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想法,我也知道,我们一定都各自怀揣着对于旧时与未日的心愿,但我依旧满心欢喜地邀请你来我的故事里做客,看看我心疼的人和事,看看他们平凡却又了不起的人生。希望岁月赐予你如同往昔不变的明日,哪怕历经沧桑,也依然保持可爱与纯良。愿你善待自己年轻的皮囊,也愿你拥有不会陈旧的有趣的灵魂。愿你活在当下,即使深陷泥沼,也能活完一生的天真与骄傲。愿,年岁渐长,但你仍如今日般无惧岁月风霜。

(晓阳)

那不勒斯四部曲：女性的文学史诗

本报记者 于灵歌

自2017年1月第一部中译本推出后,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前三部均以高分占据豆瓣年度图书榜单,今年7月,大结局《失踪的孩子》中文版问世,依旧保持了热络的态势。

从2011年到2014年,意大利当代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接连出版了《我的天才女友》《新名字的故事》《离开的,留下的》《失踪的孩子》四部小说。这四部情节勾连的小说讲述了那不勒斯贫困社区中,一对女性朋友从童年直到老年、持续半个世纪的故事,也因此被称作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。

四部曲在全球累计售出近千万册,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,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“费兰特热”。而埃莱娜·费兰特,只是作者的笔名,其真实身份长期不为人知。

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有什么特别之处?《工人日报》记者专访了本书译者陈英和中文版编辑索马里。

“不戏剧化”的女性友谊

引进四部曲之初,编辑索马里心里是忧虑的:她担心中国的读者“没准备好”。

“现在的流行文化工业趋势和阅读形式导致流行的女性文学中,女性的真实形象是持续被扭曲和捏造的。《五十度灰》就是一个畸形案例。”索马里坦言,“中国读者更能接受女性之间‘争吵、友好和相互帮助’的单纯关系,即使正面描写友谊,我们也很少能看到‘不戏剧化’的、有解释性的女性友谊。”

贯穿整个四部曲的线索,正是主角埃莱娜和莉拉的友谊。书中,她们同时成长于充满贫穷、暴力的那不勒斯城区,在小学时代几乎以同等的聪明和尖刻引人注目。在初中时两人的命运出现了转折:莉拉选择中止学业,给家中的鞋匠铺帮忙,最终嫁给了肉食铺老板;埃莱娜则选择了依靠老师帮忙弄来的二手课本继续求学。

费兰特曾在书信集中阐释,两位女性的友谊不仅停留在互相帮助的层面,也体现在她们互相洗劫、



从对方身上窃取情感和知识,消耗对方的力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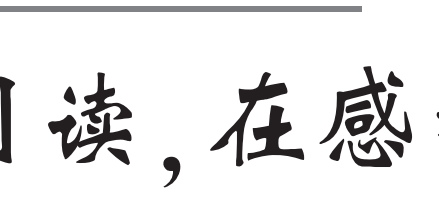
索马里认为,用史诗般的篇幅(中译本近1800页)讲述女性友谊,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少有的。而这种友谊的模式,对于中国读者而言,确实不太好懂。

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的陈英表示,两位女性之间是一种非常规的友情,用“友谊”来界定两位女性的关系似乎会让它变得狭隘,“这种关系比爱情更长久,比亲情更深刻,这是一种销蚀蚀骨、富有激情,但也混杂着爱与崇拜的关系”,她在翻译手记中写道。

陈英说,这展示了女性关系的一种可能性:首先是很坚固的关系,即使发生过分、很严重的事也不能将其摧毁;同时,也是一种建设性关系,埃莱娜很需要莉拉的刺激,从她身上获取灵感和创意。“在过去我们熟悉的作品中,总是作家从情人身上获取灵感。而书中这点很奇特,女性可以成为另一个女性的缪斯。”

作家“隐身”,让书找到读者

接受这样的文学女性有一定难度,但并非不可能。



并茂的文字表达,是栩栩如生场景描述,等等。

然而,即使如此,关于感动的说法,我还是认为文学家的说法偏意了。

首先,我们来看关于戏剧的两种对立说辞:身临其境和间离效果。斯坦尼茨拉夫斯基的不是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,就“让人感动”而言,无疑是非常有效果的,而现实主义的“镜像复制”法粉丝也是相当的多。问题是角色“代入”的冲动容易情绪化——往往是情感(情绪)不过脑子的“激情行为”,是本能心理基础上的朴素行为,也就是说,一般不能导致人的“脱胎换骨”。相反,间离效果的旁观和冷静思考,才是超越情绪化冲动的良方。就社会环境,个体行为的改变来说,何者更优呢?

以我之陋见,我更倾向于只有思想才能改变人,这种貌似很厉害的话,其实就是思想家的杰作,比如哈耶克之流。

事实上,现实的情形也往往如此。比如说各种感人掉泪的影像作品,众位眼泪观众擦去眼泪后会有多少改变呢?就人们常见的画面而言,基本都是在感动地把掉眼泪来表演给自己看后,走出电影院就回复了常态,该骂骂咧咧的还是粗口继续,该闹红脸灯爆



索马里发现,四部曲的讲述是从童年时期开始,很可能导致读者在阅读第一部时形成“这是一本童年小说”的刻板印象。为了不让“女性友谊”“女性史诗”题材被轻视或误解,她做了许多工作。比如,封面设计历经一年的磨合,力图向读者传达出文字间的纤细和强大。这套书的流行让陈英也有些意外。“当时真的没想到这套书在国内会有这么多读者,我觉得意大利作家不像英美作家那么容易受关注。”

陈英介绍说,意大利语和汉语的思维、表达方式有些“遥远”,而很多那不勒斯方言也无法直接找到对应的中文方言,否则会显得不伦不类。“费兰特明显是受古典文学影响很深的人,文字简洁、严密,我要找到语感,尽量把那种混乱的城区生活,小女孩的世界展示出来。”陈英表示,她在翻译时,只能通过语体的调整来实现,来达到方言那种直接、犀利的效果。

有趣的是,费兰特至今身份成谜,社交网络上有无数猜测。而在陈英看来,作者不是匿名,她和很多作家一样,是用了笔名。“这种隐身状态能让她更好、更真实地表达自己。”“费兰特曾表示,她非常反感现在作家、出版社

阅读，在感动与思考之间

穿马路的依旧我行我素,甚至是在眼泪当口,在转头周围张望一下后,很快就不好意思地重新收拾情绪,片刻就恢复到了既有的状态。文本的阅读,很多时候也是如此。

换一个角度。我们转换一下概念,视之为触动,由感动深入到触动的层级,也即是触动您去思考去反省,或才会有自我的改变,这就需要运用理性的助力。只是如果思维真锚定在理性基础上,眼泪一般是挤不出来的。感动往往是感性的,或者说是直觉本能的,当然,这本身也确实是正常的反应,甚还可以归类到对好作品的情感流露,然而,感动往往也会在宣泄之后淡漠理性的思考。因之,一部好的作品,在感动之外——我们确实难以控制情感行为,还得进一步,得到到那些感性行为基础背后的“本质”,看到,或者是思索那些导致表面现象、客观环境等因素背后的深层原因,如果作品本身没有这一层级的书写,或者不能引导读者去做进一步的审视、思考,所谓的感动可以说毫无意义。

显然,即便是文学作品,感动也只会初级的。那些让人感动的作品固然不错,至少可以说作品很好地呈现出了优秀文学作品的一种要素,但这仅仅是

一方面,而且并非不可或缺的一面。真正改变人(社会)的是思想,是那些支配着行为以及判断世界,并由之而设计自我行为的思想系统,而不是感性情绪的宣泄。

进一步说,我们不去理会思想、哲学思辨,仅就文学作品来说,如果不是全部,至少绝大部分存世的经典作品是不容易让人“掉眼泪”的,很多时候,它们(经典)甚至是阻止眼泪心绪的,因为这样会弱化人们冷静的理性思考。

不过,“让人掉泪的书是浅薄的”未必就是真理,阅读是多元的,不同趣味的读者集合体也是纷繁复杂的,“让人感动”作为评判标准,我以为还是可以接受,关键是您看欲求的是什么。



文青书社的美好记忆

刘荣昌

每天步行去坐班车总要经过一个小平房,它蜷缩在高高的居民楼下的小马路旁,大门紧锁早已荒废,只有侧面用水泥雕刻的四个楷书大字“文青书社”,才会使行人清楚这里曾经是一个可以看书的场所。

第一次进文青是初二,放学路过时我进去花3分钱买了一份创刊的《今晚报》,然后看到一面墙上贴满了各种连环画的彩色封面图,下面还写着编号。我一下子被这里的环境和气氛所感染。花2分钱要了一本聊斋的《葛巾》,然后又看了1本《娇娜》,觉得花费太多天又晚了,就小跑着回家了。

到家才发现刚买的报纸忘在了文青。已经过了6点,和父亲说了一声就又跑着返回。那位文静的女店主正在收拾屋子,见我进来就从柜台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我说:“估计你会回来,特意等你一会儿。”

花2分钱看本连环画,5本就要1毛钱,对一个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少年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。我只能控制自己一周最多去两次。有时读到特别喜欢的作品,看过一遍后还要回过头把诱人的好情节再看一遍;反正也不会多收钱。

我不爱说话,但去的次数多了,还是慢慢和那位和气的女店主熟悉了。有一天放学后又去看连环画。正在我入神阅读时忽然下起了雨,周围已没有了读者,我看看那位阿姨,她正从衣架上拿下一把伞对我说:“你打我的伞走吧,这雨短时间停不了。”我忙摇手:“不用了阿姨,我再看一会儿。”她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:“真是爱学习的好孩子,估计没人来了,这里有把备用的钥匙,什么时候雨停了,你帮我把我门锁上再走好吗,这里的连环画今天随便看,不要钱。”我受宠若惊地点点头。不一会儿雨就停了,我却似忘记了时间,小心从里面把门关上,一口气看了好几本虽然薄但很吸引人的聊斋故事连环画。那天回家晚了,被母亲数落了几句。

时间过得很快,初中毕业时,那里变成了租书的地方,虽还叫文青书社。因为换了店主同时租的书籍也主要是武侠小说之类的大部头,我没有时间看便不怎么光顾了。再后来,就没有印象了。1年前,我自行车丢了,开始步行去班车站,为抄近道几乎每天都走过文青书社这里的小马路,记忆闸门打开,又回到少年时代……

两位百岁老人的家庭

庭啊!乃至后来看到他们仨中少一人,再离去一人,我都忍不住跟着落泪。尤其是先走的还是最年轻的女儿,真为两位老人深深痛惜。如此深爱着彼此的一家人,多希望他们在一起呆得久一些,再久一些,好好把人生的幸福、欢笑都一一品尝。

包办婚姻的季羨林却始终与妻子隔着心灵的交汇。历史年代造就,倒也无可厚非。只是,阅读《一花世界》时,常常疑问:他对早逝的母亲感情极深,在书中多次记述,几番落泪思念,但对相伴的妻子和女儿,却鲜有笔墨。对儿子更是无一点提及。他爱花爱草,爱猫爱狗,爱邻居家的小孩爱邂逅的陌生人,爱工作的地方爱留学时的回忆,可谓对万物有深情。可

是,这么一个心软浅薄、有悲悯之心的人,却与自己的儿子13年不相往来。他和儿子的事事非非,外人不知其究竟,不妄加评议。

壮阔人生由此惨杂物欲纷扰,晶莹的露珠滚落不见。花草树木万物生情,本该相亲相爱的一家人,无论近与远,都隔着长长的心灵的遥远。这是一代大师季羨林此生最憾吧?爱有缺失,爱不圆满。而杨绛先生是丈夫钱钟书眼中“最才的女,最贤的妻”。风雨百年,有悲有喜,《我们仨》始终是杨绛先生一生最大的财富。两相对比,我们更喜《我们仨》展示的人间温馨日常。珍惜身边人,才是学问之人的爱之有道。